

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陰愈者。以陽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

按此段是因時脈而論及。每日皆有陰陽衰旺。可以辨察也。又不盡求之於脈矣。故欲知何時得病。何時得愈。亦以陰陽往來。復姤相尋。諦觀之可明焉。夜半得病。期以明日日中愈。夜半陽生於子。而病必陽勝而愈。亦以陰負。明日日中陰生。則陰能濟陽而和。可知愈矣。日中陰生於午。而病必陰勝而陽負。夜半陽生。則陽能調陰而和。亦可知愈矣。前條四時旺脈。卽六經各有旺時之義。此又就陰陽出入。皆以七日來復。推明乎病機也。人生不外於陰陽。人病亦不外於陰陽。病愈亦不外於陰陽。然則天地萬物。終始於無終始者。何

非陰陽之
往來也哉。

寸口脈浮爲在表。沉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臟。假令
脈遲。此爲在臟也。

(按)前言診脈之要。不越大小浮沉遲數六者。此又明其各有考驗。除大小之脈。隨在必審外。其浮沉遲數四者。隨乎人身之內外深淺。而爲辨别也。如寸口者。併兩手之寸口。而歸一得名也。寸關尺三部。雖三候。而寸口又爲氣之所聚。易得察識也。於此得脈浮病邪必在衛表也。於此得脈沉病邪必在榮裏也。此就經脈分表裏也。於此得脈數病邪必在陽府也。於此得脈遲病邪必在陰臟也。此就臟腑分表裡也。故脈辨而證可坐照以知。證明則所祛之邪得當。甚矣。脈之當辨也。論脈浮在表。沉似在臟腑矣。然寸口之沉。非關尺之沉。故云裏亦表之裡。而非裡之裡也。表裡之義無盡。未可執經。繪臟腑之一大表裡。而不研究於

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寒衛。寒則傷榮。榮衛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

按此因上文寸口診辨諸脈。就寸口脈浮在表一語。申明之。示人推暨其餘。如舉夏以該三時之義。寸口脈浮而兼緊。浮爲太陽中風。兼緊爲太陽兼傷寒風。陽邪。故中衛氣寒陰刑。故傷榮血。所以榮衛俱受病。經絡拘急。骨節之間。覺煩疼也。煩在肢體。言其不安耳。此證言治邪在表。宜驅於外。發汗乃遵成憲也。亦不過籠統言之。示人知辨脈爲要。與前段一勢叙下。故下段稍易前後焉。

趺陽脈浮而濶。少陰脈如經也。其病在脾。法當下利。何以知之。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今趺陽脈浮而濶。故

知脾氣不足胃虛也。以少陰脈弦而浮。纔見此爲調脈。

故稱如經也。若反滑而數者。故知當屎膿也。

(按辨脈之法不止於手三部。且有辨於足骭骨上之趺陽動脈者矣。趺陽胃脈也。經爲胃脈。而四肢屬脾。故脈之行也。以胃氣之緩爲主。亦因與脾表裡。脾胃二氣互行。得用也。又以候少陰者傷寒論中。曾明之曰。少陰負趺陽。少陰之脈必常負於趺陽。土厚則水深。水深則火蓄。火蓄則水溫。水溫則土暖。土暖斯足以化食生氣。却病延年。此一定之理也。故於趺陽候胃及腎胃者。就經以候腑。腎者就下以候下也。如趺陽診得浮而濶。其浮不同於手三部之浮矣。寸口脈浮在經絡之表。趺陽脈浮則在腑之裡。然在腑雖爲裡。就脾臟言。則仍表也。是浮皆可作表論。在趺陽猶然也。涉浮而大。則爲氣實血虛。氣實指胃。血虛指脾。胃爲水穀之海。故主氣。脾統血。故主血也。氣實血虛。何病乎。凶血家也。此大脈乃外實中虛。所謂浮而按之。

得空之芤脈也。若表亦虛，則爲婦人之半產漏下，男子之凸血失精。今氣寔血虛，故但爲凸血而已。此原文所無，推廣之，以見不同於脈浮而濇之證而已。如脈浮而濇，或者腎臟病乎？但診其腎脈之在手者，弦而浮，弦似寒，而按之不緊且浮，則非寒而弦也。乃少陰之氣通於少陽厥陰，寒水上溉風木，水木相生，不可言爲病脈也。然則不得不歸其證於脾矣。蓋趺陽浮者，胃氣也。兼濇者，脾病也。濇爲血不足，血不足仍可是氣不足也。脾陰臟陰爲體，而用陽，脾之陽氣不足，則濇見實。由胃之陽氣虛而不溫，脾表裡俱虛，主不範水，堤防失禦，下利必矣。因趺陽屬胃，又屬腎，求之少陰脈，調如經，如經卽如常，更求之胃之陽浮，卽得脾之陰濇也。設下利之久，忽浮而濇者，反滑而數焉。知向脈之浮陽虛外散者，因下利而隨陰，下趨盡歟。而陷入陰分，爲挾熱之利，且當便膿血矣。是趺陽之脈雖兼腎而候胃，但候腎亦必少陰常負，趺陽方爲調脈，如經故求之腎不得病脈。而見調脈，卽求之胃，可見先浮而濇繼滑而數，知病在脾，脾不離胃，應於

傷寒論本義

趺陽脈辨而病邪無所逃焉。此辨脈於精微多方求其至是。不惟表裡臟腑大勢可明。卽細微曲折無不可明也。辨脈之事。洵仁之至義之盡也。諸註將脈滑而數歸於少陰。原文已言腎脈調而如經矣。何忽滑而數且少陰雖開竅二陰却不司屎之軟鞭有無膿血也。明係自上文浮而濶來。故云反滑而數則下利變爲挾熱利便膿血。病在脾胃無二義也。如少陰有病在臟雖有數脈未有不沉細者。兼下利未有不澁者。今滑而數且根前浮字來。何可名爲少陰乎。愚因以釋滑而數卽浮而濶之反。皆爲脾胃言。不歸責於少陰。此段前後如一也。

趺陽脈浮而緩胃氣如經也。趺陽脈浮而數則傷胃。數則動脾。此非本病醫下之所爲也。榮衛內陷。其數先微。脈反但浮。其人必大便硬氣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數

浮動脾。其數先微。故治脾氣。不治大便。鞭氣噫而除。今脈反浮。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數脈當遲緩。脈因前後度數如法。病者則饑。數脈不時。則生惡瘡也。

按此段再就趺陽明其爲胃脈。表裡乎脾。病必連及。可於辨脈識之。如趺陽脈遲而緩。此遲字渾于緩內。非三至之遲。故曰胃氣如經。爲調和之常脈也。如浮而兼數。則不如經矣。浮則正陽外散。而中氣必虛。故曰胃傷數。則邪熱入裡。而中陰必耗。故曰脾動。夫脾原主乎動。而無取於病邪。觸犯之使動也。然此非屬本病。乃醫悞下之耳。庸人粗土。必因數以爲內熱。而妄下。不知脈浮則雖兼數。亦未可下也。何也。浮固在表。無下理也。數雖屬府。然數而滑大。方爲實熱可下。數而微小。尚爲虛熱。亦未可下也。今浮數非沉數。何可

輕下之。浮爲在表之邪。榮衛所受者。反內陷於腑臟矣。虛熱浮游。經下而數。不能持久。故先罷。脈反但見虛浮。則榮衛之邪內陷。變熱在裡。必逼胃陽出表。爲陽明之大汗。身熱。胃中津液煎熬損耗。是以脈浮。而證患大便鞭脈浮。則氣浮。氣浮則上逆。噫而上除。必更噫也。皆妄下之傷陰。而陰虧則陽擾矣。何以言其義乎。先言數則動脾。蓋脾之用雖動體本至靜。若脾爲邪觸動。則陰虛必生內熱。熱耗腸胃。津液少。大便鞭氣不得通順。必上逆喜噫。何非脾氣之不治乎。不治卽不調和也。前段因脾不足。而知胃弱。此段因脾不治。而亂胃氣。可知表裡相關之義矣。所以浮數改爲但浮。而數已漸微。先罷。正氣固。日不足。邪氣亦日衰散。故數去浮存。仍可治表驅邪。而返乎逍遙之正脈也。如正衰於中。而邪自存於內。邪氣不隨正氣消滅。可謂之獨留矣。於是心中則饑。而口不能食。食亦不能用飽。邪熱只能耗津。却不能殺穀也。津耗則陰虛。而熱必潮渴。必發。於是汗隨大出。邪可隨汗外散。亦不幸中之幸矣。悞下而正衰邪盛。正復而正盛邪

衰亦正邪爭勝之理也。是以其趺陽脈復當遲緩。即諸脈在手者。亦必六診同等。而前後度數如法矣。審其證。而病者餕餕。自能食矣。辨脈於此。可知病邪。悞治而加病。正氣自復而自愈。皆不可不精研而更推廣之也。然或有其素日熱邪內勝。悞下之後。雖暫改微而病愈。然恐不時又起。亦不可因病愈而忽之也。熱內存於臟腑。或外客於衛榮。皆可生惡瘡爲患也。是邪熱不但能爲疾病。且能爲瘡瘍惡瘡。不但因榮衛生於肌肉骨節。且可生於臟腑。豈不重可畏惡哉。此亦可因辨脈得悉。而當思患預防也。原文頗以轉變見義。諸註多以順講行文。恐未能盡合委曲婉轉。循循善誘之旨也。愚敢立異乎。期盡原文所言之遷變無常。歸於一是而已。

師曰。病人脈微而濇者。爲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

暑欲着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微則惡熱。此醫發其汗。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着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裡。胃中煩熱。以陰氣凶。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陰脈遲濶。所以血少也。

按此段就脈之微而濶。知爲醫所病而致氣血多虛之證也。大汗則傷陽氣。大下則致陰虛。獨言其少血者。血有形。氣無形。血之少可見。氣之少誰識乎。故言少血。而下卽云病當惡寒。後發熱。若獨少血。不過陰虛生內熱。發熱而已。何以復陽虛生外寒。而先惡寒。後發熱耶。但外感之邪。亦有先寒後熱。何以知其陰陽。

兩虛此又就證之寒熱無休止時而可知矣。夏月盛暑反欲著重複之衣冬月盛寒反欲裸其身所以知其因陽微故盛暑惡寒而後發熱也。此醫發其汗病其陽令其微也。大下之病其陰令其弱也就原文言義不過示人知悞汗下之禁其實悞汗何常不病陰悞下何常不病陽汗卽血也多出焉得不病陰所下之津液氣之化也。大下焉得不病陽耶此可以推廣悞汗下陰陽交病之理也。兼以天時言之五月盛暑而陽氣在上微陰生下故人身陽氣在表而伏陰已生於裡中陽素微則胃中必虛冷可知陽氣因病內微不能勝陰氣之冷故欲着複衣而惡寒也。十一月盛寒而陰氣在上微陽生下故人身陰氣在表而潛陽已生於裡中陰素弱則胃中必煩熱可知陰氣因病內弱不能勝陽之熱故欲裸身而發熱也此亦就原文言義示人陰陽來復之道其實陽微則當陰生已病純陰之時更篤可知陰弱當陽生已病純陽之時更篤亦可知再陽微至十一月陽生可漸復陰弱至五月陰生亦可漸復亦俱可推廣陰陽來復而知

病之加損矣。於是可以再申言之。脈之微者。寸口浮取之也。脈之濇者。尺部沉取之也。微濇皆陰脈。而候之於寸尺浮沉。則分陰陽矣。故浮而濇。陰陽俱病也。言凸血者。其陰脈濇之中。又兼遲也。遲而濇。沉取於尺部而得之。可以耑言血凸。但既兼遲。氣不足。運脈不如經。過於緩。而得遲。血凸由於氣衰。悞爲汗下。可以一證而兼得之。柰何業醫而不辨脈。輕以人命爲嘗試。屢致無病爲有。輕病爲重耶。

脈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熱屬臟者。攻之。不令發汗。屬腑者。不令洩數。洩數則大便鞭。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脈遲尚未可攻。

按此段亦就脈辨病。屬臟屬腑。分在裡之表裡。以求病邪。病邪既得。猶必辨脈。以爲施治焉。蓋始終辨脈。必詳。必慎也。脈浮而大。寸口得之。知病在表。然心下鞭邪已入裡。且內存熱。必煩。必渴。此屬臟也。何臟乎。肺

臟也。心臟也。此在胸則結胸。雖不入肺而碍於肺。在心則痞。雖不入心而迫於心。故曰屬臟。審於脈浮大。在表原應令汗出。病解。至於變熱內結。則攻不待言矣。攻法不可盡言。盡言則非辨脈。又是辨證。辨治矣。此因浮大之脈既悉。又審之於證。辨證無非辨脈耳。其屬腑者。一段亦根浮大之脈來。浮大本宜汗。既邪已變熱入裡。幸不成結。胸痞諸近臟之證。惟轉入陽明之府。則不可因內熱而利小便。以爲清理也。小便利。則大便鞭。津液從清道洩。無以滋潤腸胃。大便所以難也。是仍宜發其汗。使邪從陽明轉太陽而去。體明矣。論熱入胃府。似宜攻下。但脈見浮大。仍從表治。在傷寒論中。太陽陽明。屢屢言之。以胃尚未成實。切禁下也。故必令汗出微。則邪熱入裡者還從表解。如汗出不微。邪不透表。日久在胃。消耗正津。大便鞭者。且漸難。必至成實。有無所復傳之危症矣。此時方言下。已稍遲。况下之時。猶必辨脈。若脈帶遲。胃氣虛冷。亦未可下邪。日實而正日虛。何以施治乎。所以當初入胃腑邪。猶在表。一汗而熱愈。爲不易之法也。此亦

就辨脈而申論之證。大槩示人讀此而可知辨脈爲先務也。註家苟簡則不明。蔓引則失旨。惟就原文順叙梗槩。可推廣者一爲推廣。此註辨脈又不同於注傷寒論及雜病論也。

脈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體形不仁。乍靜乍亂。此爲命絕也。又未知何臟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此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薰。直視搖頭者。此心絕也。唇吻反青。四肢熱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黧黑。聚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此爲腎絕也。又未知何臟陰陽前絕。若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

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溫。心下熱也。

按此段似辨證。然由辨脈而知其浮而洪。此必三部皆浮而無根。洪乃大而散也。陽將外脫。上越陰不能維持於中。以致離卸其交紐一也。再或陰寒內盛。自下逼上。孤陽外亡。獨陰無陽。亦成離判二也。此皆辨脈可知其大命之將傾也。下復就證辨其五臟何臟受災。爲先絕之臟。又辨陰陽先後盡竭。皆至精細之論也。如此辨之。豈徒逞聰察乎。欲人知其生死關重。而早爲察識。預行匡救也。原文甚明。不必逐字句註之。○熟習成註。謂振動搖搦。手足時引縮也。柔汗冷汗也。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爲寒。寒氣相搏。則爲腸鳴。醫反不知。而反飲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也。其人卽餽。

按

此段辨脈亦就寸口浮大立論脈亦多端。一寸口浮
大辨之不已。則可知左右三部九候應辨者實繁也。
卽就寸口浮大一脈可推暨於無窮而非謂祇此是
究也。如寸口脈浮自是邪在表不治表而下之。自犯
大逆也。且凡言浮則必過於浮而不得中道。凡言大
必過於大而不能如經故見浮脈於寸口可知氣勝
而血亾陰不能維陽使靜故祇見浮而且大可知所
謂氣勝者亦非正氣乃挾外感風寒之邪。參雜而成
大脈是外感風寒之邪寒與正氣相搏而成病者也。
中表固爲寒與正氣相搏卽直中於裡因腸胃素有
虛風風亦氣也亦與時感之寒相搏遂成腸鳴之症。
卽不下之且將下利可下之乎既不可下必以爲可
汗然發汗須如法如因診得浮大謂爲實熱在內飲
以冷水令大出汗不知冷水祇可消實熱焉能治寒
氣如果浮大爲實熱冷水發汗亦白虎湯發汗之義
但此浮大乃寒與氣相搏已見腸鳴爲脈作證據矣
再飲以冷水水得寒氣又必相搏搏於胸胃陽滯陰
凝其人飲食入而必齄以寒邪格於陽部拒而不入

故成阻隔也。此段再言相搏。則以醫冷水飲之。使水
邪與內存之寒氣相搏於胸胃也。鶻卽噎也。多成於
飲冷。或成於飲甚熱之蒸酒。無非寒熱與虛氣相搏
而成也。可於此段證之而知禁焉。至於冷水發汗。今
未見有。余循原文註之。比義於白虎。未能自信。諸註
於此等槩置之不論。更思得高明。進而教之。

趺陽脈浮。浮則爲虛。虛相搏。故令氣鶻。言胃氣虛竭
也。脈滑則爲噦。此爲醫咎。責虛。取實。守空。迫血。脈浮。鼻
中燥者。必衄也。

按此條辨脈。仍承上段申言氣逆之鶻。再審之於趺陽。
胃之耑主。見浮不必兼大。卽知爲虛也。以趺陽見浮。
卽是虛而無實。下體之診浮。卽爲虛。不同寸口也。何
云相搏。則胃氣虛而有寒可知。虛寒之胃氣。自相搏
也。是以氣必上逆而爲鶻。不必定成噎。證凡胃虛寒。
胸膈必反有浮游之熱。逆而上衝。重可以噎飲食。輕